

德龄公主文集

在皇宫两年的生活，仍不能铲除我在欧洲的一切习惯。我本来生长在国外，在外国读书，遇见了我的丈夫后，益发使我注定成为美籍华人。然而回视宫中两年跟太后一起的生活，仍然使我神往，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最有为的时期。

Princess Der Ling

##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追逐权力的慈禧、壮志难酬的光绪、温文尔雅的皇后……两年间，宫中活着的每位重要人物她都认识，而她特别熟悉并且喜欢的就是光绪。

看  
德  
龄  
公  
主  
笔  
下  
清  
宫  
那  
些  
人  
那  
些  
事  
儿



# 清宫二年记

Princess Der Ling [美] 德龄 著 顾秋心 译



在与慈禧朝夕相伴的日子里，德龄公主对慈禧的饮食起居、生活情趣和内心世界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她不仅描绘出皇室生活的光鲜亮丽和极致奢华，更加刻画了慈禧老佛爷人性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德龄公主文集

Princess Der Ling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 清宫二年记

[美] 德龄 著 顾秋心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二年记/(美)德龄著;顾秋心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德龄公主作品)

ISBN 978-7-300-15839-6

I. ①清… II. ①德… ②顾… III. ①西太后(1835~1908)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8748 号



清宫二年记

[美]德龄 著 顾秋心 译

Qinggong Ernianji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a href="http://www.longlongbook.com">http://www.longlongbook.com</a> (朗朗书房网)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人大出版社网)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秦皇岛市昌黎文苑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6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6.2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5 000	定 价	1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

—— 辜鸿铭 选自《评德龄著〈清宫二年记〉》

朗朗書房

北京朗朗書房出版顧問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試讀結束：需要全本請在線購買：[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致读者

孟 幻

德龄，清朝外交使臣裕庚之女，一位美丽、另类的公主。她随父在日、法生活多年，通晓外文。1903年回国后，成为慈禧第一女侍官，深得宠信。

她身着巴黎最新潮的时装走进紫禁城，爽朗而奔放。

她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却让封建守旧、要求严苛的慈禧对她赞赏有加。

她身为慈禧近侍，依然得到光绪皇帝信任，成为光绪无比珍视的朋友。

她用自己的大智慧和小心机，在尔虞我诈的后宫世界里，游刃有余……

独特的生活经历，赋予她创作的源泉，离开皇官后，她选择用文字讲述清宫那些人、那些事儿。

德龄公主笔下，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慈禧老佛爷。在本套丛书中，《清宫二年记》《慈禧御苑外史》《皇室烟云》的大部分文字，都在讲述着她与这位老人的故事。

她在书中说：“咸丰驾崩，小皇帝登基，慈禧以太后的身份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一双纤纤玉手开始掌控一个帝国的命运……”

尽管并不十分赞同慈禧的政见，也不赞同她的守旧，但这并不妨碍德龄对这位权力老妇的喜爱。她进宫时，慈禧已年过六旬，刚刚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地动山摇，而这位老人在两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依然强健有力地掌控着朝政大局，在男权社会里权杖挥舞。

德龄眼中的慈禧，却远非如此。

——她赢得权力的荣耀，却饱尝生活的苦楚。咸丰和同治的离世，让她的深宫生活更加孤独寂寥，动荡的朝政让她心力交瘁。

——她情绪多变，却也乐观淡然。面对强加的罪名，打着趣儿申辩几句，然后一笑而过。

——她看似无情却又深情。她压制光绪，残害官员，而每每说起咸丰和同治，仍会黯然落泪。

——她爱美，奢华，尤爱珍珠，还有路易十五高跟鞋。她爱玩、爱笑，喜欢旅行、游戏、养花、种菜。

……

在慈禧身边的两年，德龄备受荣宠。但她最终还

是选择离开，她无法抗拒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在《童年回忆录》中，德龄公主这样写道：“我永远痛恨围墙，痛恨隐居在围墙里，常常尝试着要跳出这围墙。我从不曾做过中国礼教下的奴隶，中国礼教注定女子的天地限于一个家，这是外国女子所不能理解的。”社会如此，皇宫更甚，她被封建礼教这堵无形的墙重重包围，透不过气。

而另一个原因，是她对自己的失望和对光绪皇帝深深的愧疚。德龄明白，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革新之路势在必行。她曾向光绪许诺，一定寻求机会向慈禧进言。可最终，她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这成为她一生的遗憾……

清朝，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我们对它似乎有些了解，却又模糊不堪。各种史料的堆砌，戏说的情节，让那300多年历史的起落沉浮、暗潮激流，遮拦了我们的视野。

德龄公主的作品，或许为我们开启了那扇尘封已久的历史之门，我们只需静心读一读这些真实的故事，用心品一品那些沧桑的过往，一个王朝的背影便会清晰起来。

2012年7月2日 北京 写于朗朗书房



# 目 录

1 回国	001
2 宫中的第一天	006
3 御剧场	012
4 和太后同餐	019
5 接见俄国大使的夫人	024
6 做了太后的侍从	028
7 宫中的插曲	037
8 官眷们	049
9 光绪皇帝	058
10 温雅可亲的皇后	069
11 我们的新装	081
12 太后和康格夫人	090
13 给太后画像和照相	106
14 皇上的生日	124
15 秋天	137

16 太后万寿	146
17 禁宫	157
18 新年前后	165
19 悲愤中话义和团	173
20 结束了二年的宫中生活	182

## 1 回国

我的父亲曾经在巴黎任中国驻法大使，四年的任期满了，他就带着家属、随员、仆人等共五十五人，在一九〇三年一月二日到达上海。船刚靠岸的时候，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来，这时候单是我们许多人登岸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何况几吨的行李还得有人好好地照料。照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一大群人中除了我母亲外，没有一个人在旅途上是可以依靠的，于是一切照料的责任，就完全由我母亲一人来承担了。的确，我母亲是个能干的女子，她能在忙乱中镇静地、有条不紊地处置一切。

当我们的船到达法租界黄浦滩的时候，上海道和属员们都穿了公服来迎接我们。上海道对我父亲说，他已经预备好了，决定把天后宫作为我们居住休息的处所，但是我父亲婉言谢绝了，并且告诉他，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打过电报给密采里饭店了，要他们留出几间房间，准备好一切等候我们到来。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在一八九五年我父亲出使日本的时候，曾经在天后宫住过，知道那里面的情形，因此他不愿再作第二次尝试。天后宫原是一个壮丽的地方，可是因为年久失修，便显得破落不堪了。照中国的规矩，当大

官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官府就得为他预备好住所，并且供给一切食品。在大官方面，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往往不加拒绝；但是我父亲却总婉言谢绝他们的好意。

最后，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密采里饭店。在那里，我父亲看到两封从京里来的电报，是催他立刻进京的。但是到天津去的河还没有开冻，若由秦皇岛绕道而去，事实上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身体非常虚弱，几乎时时刻刻需要医生的照顾。于是他拍了一封回电，说等北河一开冻，立刻乘第一艘汽船赶到天津。

二月二十二日我们离开上海，二十六日到达天津。于是照例又有一班地方官员来招待我们。

在中国有一种很特别的礼节，是每一个高级官员从外国回来的时候所不能免的，那就是：当他的船刚靠中国海岸的时候，他就得上岸举行“请圣安”仪式。这是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当地的地方官是没有资格来主持的。那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巧在天津，他就派了一位差官来和我父亲接洽，说一切他已准备好了，请我父亲去请圣安。于是我父亲和袁世凯都穿了最庄严的礼服——官袍、朝珠、孔雀毛、珊瑚顶，立刻往万寿宫出发：万寿宫是专为这一种目的而建立的。一班职位较低的官员已在那里等候了。在这庙，或者说殿的后部，中央是一张狭长的桌子，放着太后、皇帝的牌位，上面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袁世凯和一行官员已先到了。袁世凯站在桌子左边，其余的官员分做两排站着。不一会儿，我父亲进来了，对着桌子的中央跪下，说道：

“啊哈，请圣安。”说完就起立问圣体安康否，袁世凯答道：“他们都很好。”于是仪式就算完毕了。

在天津耽搁了三天，我们就在二十九日那天到了北京。这时候

我父亲的病更加厉害了，于是他得到太后的允许，请了四个月假，准备好好调养一下。

在我们去巴黎之前，原已建好了一所优美的住宅，可是它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时被烧毁了，我们总计损失十多万两银子，所以现在只得租了一所中国式房子，暂时安顿下来。

我们原先那房子也并不是全新的，是买的某公爵的旧邸，但经过巧妙设计和修饰后，这一所旧宅就变成一所精美的西式房屋。所谓“西式”，不过是说外观像西式罢了，至于房屋的结构、走廊、庭院、门窗等的式样，还是保留着浓厚的中国色彩。这宅子，就像在北京的其他宅子一样，有着一一种潇洒的风格。可惜当一切都完工的时候，我们却要到巴黎去了。在这所费了不少时间、心血和金钱而改造成的幽美的宅子里，我们只住了四天，这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一个遗憾。不过，做一个中国的大官，真不知有多少折磨要忍受呢，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我已说过，北京的住宅都有一种潇洒的风格，并且占地很大，我们从前那所宅子，当然也不能例外。它是一丛十六幢的平房，大小房间共有一百七十五间，都面向着庭院围成一个四方形，屋与屋之间都有走廊相通，使你能走遍整个住宅而不需跨出大门一步。你或许会奇怪，我们要那么多房子来有什么用处？试想除了我们一家人外，还有多少的随员、仆人、马夫和轿夫，所以这许多房间很容易就找着了他们的主顾。

宅子周围的花园是中国式的，那里有小小的池塘，养着金鱼，开着荷花，架着小桥，沿岸栽着高大的柳树。在那池塘边的小径两旁，各式的花卉灵巧地排列在花圃里。当我们离开那儿出发到巴黎去的时候，正是一八九九年的六月，整个花园变成了“花”的世界，

看见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的。

现在，北京没有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也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才好，所以在天津的时候，我父亲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托他们找一所房子。经过了小小的困难后，我们总算有了安顿的场所——实话说来这还是一个极有名的所在，是李鸿章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也是李鸿章寿终的地方。李鸿章死后这房子就一直空着，没有人敢住，因为中国人是非常迷信的，他们相信这屋子里有鬼怪，谁住在这里谁就会遭遇到不幸。就是我们搬进去的时候，也有不少极好的朋友劝阻我们。但是不久我们就很舒服地安顿下来了，丝毫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不过从我们自己的宅子被毁这一点来看，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

宅子被毁所受的损失，我们是永远不能恢复了，因为我父亲是朝廷要员，以朝廷要员的地位而为自己的财产打算，似乎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庆王和他儿子来看我们，并说太后立刻要见我母亲、妹妹和我，希望我们翌晨六时前到达万寿山。我母亲就告诉庆王我们在欧洲的时候一直穿西装的，现在要见太后当然应该穿满洲服装，可是我们没有适当的旗装。庆王连说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想到这一点并已征求过太后的意思。太后倒是希望我们穿西装去，因为她很想借此知道些外国人的装束。为了选择服装，我们姊妹俩讨论了许多时候。我妹妹希望穿淡蓝色的绒袍，因为她向来最喜欢那种颜色，我们姊妹俩的服装，从小就由母亲选择一样的。可是这一次，我说我愿意穿一件红袍，因为我相信这种颜色是太后所喜欢的。最后，我们穿了红袍，戴了鲜艳的红帽，上面插着美丽的羽毛，同时为了使色泽调和，我们选择了红的鞋袜，我母亲穿的是

海绿色的长袍，镶着淡紫的边儿，戴的黑绒大帽上插着雪白的长羽毛。

我们住在城的中心，离万寿山大约有三十六英里，唯一可代步的东西是轿子。所以，为了要在早晨六点钟之前到达万寿山，我们在三点钟的时候就出发了。在这以前，我们从没有进过宫，所以庆王带来的消息着实使我们激动；我们时时在留意着我们的装束是否好看，我们能否准时抵宫。在我一生中，几乎时时刻刻都梦想着宫廷里的华丽和庄严，渴望着能进去看看宫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是生活在国外的。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们没有机会进宫是当我们姊妹俩出生以后，我父亲没有把我们的名字列入满洲籍儿童中，所以直到我们从巴黎回来，太后才知道我父亲已有了两个女儿。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他之所以不把我们的名字列入，就是希望太后不知道我们，而让我们在外面受充分的教育。而且照满洲规矩，官员的女儿到了十四岁就得进宫，还可能被选做宫妃——我们的太后当时就是这样被咸丰皇帝选中的。父母都对我们有更大的期望，不希望我们被选做宫妃。

就在那天早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漆黑的夜里，乘了轿子出发。走这样长的路程，须有两班轿夫更替。所以三乘轿子共有二十四个轿夫，另外，每一轿子前面还有一个领班轿夫；此外还有三个骑士分别保护三乘轿，每乘轿子的后面还跟着两个侍从。轿子后面跟着一辆大车，是预备给轿夫轮流休息用的。我们这一大队共有四十五人，九匹马，三辆车。黑夜笼罩着大地，万物都酣睡着，除了轿夫的喝道声和马蹄的“得得”声外，什么都听不到。对于一个没有坐过轿子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因为你必须静静地坐得笔直，否则轿子就有翻倒的可能。这的确是一个长途旅行，当我们进宫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疲倦。

## 2 宫中的第一天

经过了全程的一半，我们就到了城门口，当我们发现城门早已大开的时候，觉得十分惊异。因为照平时的规矩，每晚七时就要关城门，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开。我们就问看门人为什么今天城门开得这样早？ he说是上边有命令，吩咐开了城门让我们过去。通过城门的时候，这里的官员都穿了礼服向我们行礼。

过了城门，还是黑夜，我默默地回忆着过去生活中的经历，但是那一切和现在这种不平凡的机遇比起来真是差得远了。我又想象着太后属于怎样一种性格，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是否喜欢？听说太后有意要留我们在宫中。若真是这样，我们可以有个机会劝劝太后，并且帮助她把中国的政治来一番革新。想到这里，我觉得非常兴奋。我发誓要尽我的力使中国成为一个先进富强的国家。当我正在幻想着光明的前途的时候，一道淡红色的光芒从地平线上升起。这预示今天将是一个好天气。这淡淡的光线渐渐亮起来，使我能够分辨眼前的景物了，于是在我面前就展开了一派鲜丽的景色。当我们渐渐行近目的地的的时候，我看到一带高高的红墙，在丛山间高低起伏着，曲曲折折地围住了整个宫廷。围墙和宫殿的顶上，都覆盖满了黄的、



绿的琉璃瓦，在明亮的阳光下呈现出一幅灿烂的图画。我们一路经过许多大大小小、各种式样的塔，最后到了海淀，这时离目的地大约还有四英里。这里的官吏对我们说不久就可以到了，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我正在怀疑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了。海淀是一个美丽的乡村，到处是砖砌的平房，又整齐，又清洁——中国北部的房子大都是这种类型。村里的儿童成群结队地出来看我们的行列。有一个小孩对另外一个小孩说：“这些女人都是到宫里去做皇后的。”说得那样有趣，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离开海淀不久，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牌楼。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建筑，上面有精致的雕刻。从这里我们第一眼看到颐和园的门，在一百码以外。园门一共有三处，中央是一个大门，两旁各有一小门。中央的大门只有在太后出入的时候才开。左边的小门正开着，我们的轿子就在门前停下了。距门外有五百码距离的地方，有两所房子，那是禁卫军驻扎的地方。

刚到的时候，我就看见许多官员在兴奋地谈论着，有几个跑进门去喊道：“已经到啦！”我们走出轿子的时候，有两个四等太监来迎接我们。这两个太监领了十个小太监，带了太后所赐的黄丝帘。当我们下轿的时候，他们把这帘挂在轿上，这对我们来说算是一种极大的光荣。这两个太监恭恭敬敬地站在门的两旁，请我们进去。进了门，我们就进了一个铺着瓷砖的大院子，这个院子约有二百码见方，里面有许多花台和古松，松树上挂了不少鸟笼。就在我们经过的那个门的对面，有一排红墙，上面也有三个门。左右两边各有一列矮房子，每列有屋十二间，作为应候室。在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官员穿着礼服往来如梭，看来都是无事可忙，这原是中国人的特色。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站住了脚，呆呆地看着。两个太监